

刘松年回“家”记

徐晨耕

来到刘氏祠堂，他指着祠堂一角一块高约105厘米，宽约85厘米，厚约20厘米的墓志铭说：“这就是刘松年祖父刘时的墓志铭！”

郑老俯下身认真观看，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君娶徐氏，生三男：长曰克勤，将仕郎，次曰克仁、克己，皆举进士。女三人：长适石迪功郎，湖州长兴县主簿范端周，先终；次嫁进士赵迟江，绛孙男五人，曰：松年、龟年、瑞年、永年、大年。孙女二人，尚幼。绍兴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葬于石塘源，又名溪埠……”

郑老读罢墓志铭，站起来说道：“这就是刘时的墓志铭。刘时是刘松年的爷爷，松年的父亲即刘克勤，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大事。”郑老随后又问刘金桂：“葬于石塘源，又名溪埠，在哪里？”刘金桂说：“说来话长，成忠郎刘时墓原址在厚大村边上的中源山口殿溪步塔，当时这地方叫石塘源，又名溪埠，是我们刘姓人家的祖坟地。2009年建造九峰水库时，大部分文物被毁，只留下一堆石板，被村民们瓜分一空，唯独看到这两块石板有文字，一块是明成化年间重立的神道碑，一块是刘时成忠郎墓志铭，后来也不知道哪一年被村民抬去铺垫明堂用。”

直到2014年，刘金桂等人来峰边商谈重修中山刘氏宗谱，在旧家谱里发现成忠郎刘时阴居图和墓志铭原文，才发现这块墓志铭被用作铺垫明堂的石板，村干部组织人员把它挖掘出来抬回祠堂。由于历经近900年，又几经劫难，墓志铭的上端已腐蚀，幸好大部分字迹尚能辨认。

翻开族谱，原来刘时的祖上是河南人，因避战乱，首迁睦州，继迁金华北山鹿田，后又迁至峰边村，宅口村一带安家。刘时从小精读诗书，成年后捐资参加守卫，累迁成忠郎，后来因母亲生病，他就回家照顾亲人。后来三个儿子都考上了进士，在钱塘（临安）为官，刘克勤为将仕郎，他在钱塘安顿下来后，就把家人接到了身边。从刘时的墓志铭及《中山刘氏宗谱》分析，郑老认为刘松年为汤溪人。问起墓志铭为何说“君讳时，字仲远，婺之兰溪人”时，刘金桂解释，宋时，汤溪部分区域属兰溪县管辖。

为了保护文物及更好地辨认墓志铭上的文字，2022年6月，郑老又与西泠印社理事王佩智及碑拓专家王建军、朱峥嵘等来到峰边村，对墓志铭进行拓片保护。自此，这块墓志铭以实物形式，见证了刘松年和金华汤溪的渊源。

郑老一行回杭州后，又历经半年时间的考证，最近终于有了结果。他们在史料中找到刘松年的一幅题为“金华叱石”图的记载，清朝皇帝乾隆有诗为证——《七言绝句》，“暗门奇迹写金华，未识石羊本一家。露柱灯笼相顾笑，笑他具眼失麻茶。”

由于老家在金华，刘松年对家乡的山水景色格外青睐，画出了超凡脱俗的作品。

刘金桂这些年来一直在研究刘松年，他介绍说，在汤溪出土的《成忠郎辞》（即《刘君成忠郎墓志铭》，绍兴二十七年由兰溪籍进士潘果所撰、金华古方杨惇楷书、安徽无为

县尉张思写篆），潘果，字雉鸣，女埠下潘人，宋大观三年（1109）进士，历官光禄寺大卿三品官赐紫金鱼袋。宣和初方腊起兵入兰，邑姓唐氏、胡氏纠兵捍卫乡井。方腊兵息，本地有人诬告二姓实同方腊为乱，廷议欲发兵屠戮，果力为之辩，愿以百口担保，由是获免。二姓谢以金帛，一无所受，曾徙迁兰城桃花坞。杨惇，古方（地名，在汤溪附近）下杨杨通长子，于大观三年（1109）乙丑科进士及第，官至中奉大夫赐紫金鱼袋，绍兴十九年七月任安徽知舒州（安庆军）知州。张思，生卒年不详，先后任安徽无为军主管和安庆尉，以上这些，也佐证了刘松年是汤溪人的事实。

据汤溪刘氏祖谱记载，刘松年父亲辈兄弟三人均为进士，门第显赫；刘松年早年随父隐居于初具鹿田书院雏形的金华北山鹿田寺，而鹿田寺正是婺州学派的发源地之一，刘松年自幼耳濡目染，受到家乡文化滋养。刘松年的书画艺术还得益于善书画的堂叔伯克宏、克敬家学启蒙，并长随父宦居钱塘清波门，拜师专习画艺。

以刘松年的文化大家族、个人儒学文化根基扎实及绘画师承的高端，而后经“三朝画师”之历练，终至名声盖师而被誉为画院人中之“绝品”。作为宋代院体绘画代表人物，刘松年的画作可以说是南宋的一个缩影。细细品读刘松年的作品，不仅能满足视觉美学的享受，而且会产生一种超然的心灵感应，也许这就是近千年来人们一直喜欢刘松年之所在。

踏歌行

令人向往的青山村

竺泉

一个群山怀抱的小村庄
一个令人神往的好地方
青山的山 竹林莽莽
青山的水 溪谷流淌
青山的天 白云荡漾
青山的地 花果飘香
青山的人 笑声朗朗
这个寂静千年的小村庄
走来世外桃源的新曙光

青山接天云衣裳
涓涓细流汇大江
善水基金 绿的欢唱
生态产业 富的文章
文化赋能 心的守望
游人打卡 美的寻访
新农村民 梦的飞翔
这里的山 这里的水
开启新时代绿色共富的远航

在青山 我们遇见江南村落风光
在青山 我们遇见人间烟火景象
在青山 我们遇见未来乡村模样
青山行不尽 绿水万里长
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小村庄

附记：前不久，笔者到余杭区黄湖镇青山村调研，留下了这里有“精彩故事”的美好印象。青山村坐落在径山与莫干山之间，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村落，距离杭州主城区约50公里，新老村民2600多人（行政村），全村面积15.6平方公里。这里山清水秀，茂林修竹，清溪蜿蜒，又有烟火气伴斜阳，是浙江省未来乡村先行地。近年来，青山村立足生态环境优势，从“一滴水”起步，做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致富文章，走出了新时代未来乡村发展新路子。他们的发展经验被形象地描述为“一滴水的故事”。走进青山，你将遇见许多新奇而有趣的故事。

钱塘艺评

《护卫者》为何值得被看到

丁丽莉

前不久，一部表现基层派出所的新产电视剧《护卫者》在江苏卫视播出。与同类题材不同，该剧没有常见的惊心动魄的悬疑情节和惊险场景，也没有令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的警察形象，而是围绕一个基层派出所处理信任危机以及几位年轻人的成长这两条主线展开，呈现新桥派出所从“全国最满意派出所”被摘牌到重新被授牌的故事。该剧的独特性在于真实鲜活的基层生活日常被呈现于银幕之上，给观众带来了极为亲切的观剧感受。

新桥派出所的警察主要关注的是社区居民因楼上楼下的噪音导致的邻里矛盾、亲兄弟之间因赡养老人引发的家庭矛盾导致的情感纠葛等，以及企业员工受委屈引发的劳资纠纷等常见的社会问题。剧作不但聚焦于芸芸众生一地鸡毛的生活日常，而且以“贴地飞行”的视角去展现普通百姓的喜悦哀乐、世态人情，以及每个人内心的无奈与不易，很容易让观众获得代入感和共情感。同时，剧作也从这一视角出发来观照警察的人生轨迹，打造可触可感的警察形象。

剧情伊始，三位大学生去新桥派出所报到，开启职业生涯。王吉祥一心想做刑警，被分入派出所十分懊恼，尤其是对还要接受师傅“传帮带”的要求不以为然；章苗苗身为公安系统二级英模的女儿，进入警察队伍只是父亲强迫她“子承父业”的结果；骆歌身为“富二代”，则是出于对“警察”光环的向往。三位不同性格的年轻人在派出所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打磨，最终完成了蜕变。曾经的“愣头青”王吉祥去掉了傲气和偏执，变成了一位极具亲和力的基层民警；章苗苗成为了网红女警，也理解了父辈对这份职业的热爱；骆歌因为一时的错误付出了代价，使得他永远失去了当警察的机会，但他最终仍然找到了另外的方式延续梦想。年轻人沉入社区体验生活的点点滴滴，使得剧情升腾出浓郁的烟火气；而他们成长经历中蕴涵的共同生命体验，则成为引发年轻观众的重要共鸣点。

剧中的周建斌，正是“枫桥经验”的最佳代言人，而徒弟王吉祥不但从师傅的言传身教中领悟了这一工作方式，并通过阅读《枫桥经验》激发了更多的灵感，而写作《枫桥经验》一书的正是周建斌的师傅、徐晓静的外公徐先军。剧作通过这一组人物关系的建构来隐喻新时代警务工作对于“枫桥经验”的传承与创新，颇具匠心。而剧中关于“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的目标理念，“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都是新时代对于枫桥经验的阐发与拓展。剧作艺术地演绎了以“枫桥经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方向，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过程，为立足浙江、聚焦平安中国建设的“枫桥经验”作出了全新解读和有效实践，对于如何开展当下的警务工作和基层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反映基层治理经验的电视剧，该剧与前段时间热播的《县委大院》有异曲同工之妙。《县委大院》以直面现实的锐利和力度感见长，而《护卫者》则以打造理想化的基层治理样板为旨归，但因其表现的愿景多于现实而显得有些“神化”，这也令部分观众感到遗憾。

观众不了解的是，其实这部剧的剧情内容脱胎于长篇报告文学《桥——“枫桥经验”55周年风雨历程》，该剧的编剧衣向东，也是这部报告文学的作者，提到在创作过程中前后采访160多人，剧中塑造的派出所“老中新”三代人物，都是他在现实人物的基础上提炼的，尤其是老戏骨张丰毅扮演的资深民警周建斌，其原型为宁波市人民调解协会会长潘明杰。而剧中的“楼上楼下噪音纠纷案”“云海大厦居民与物业公司纠纷案”“无良老板掌掴员工案”，也脱胎于潘明杰调解过的三个真实案例。电视剧《护卫者》值得被更多的观众所看到。因为，以“枫桥经验”为内核的警务模式，为我们如何打开基层治理新局面开拓了思路，这一经验永不过时。

（作者为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教授）

潘鸿海作品欣赏



《平静的水巷》



《庭院》



《青花》



《绣》



《湖山涵育——浙江近代国学大师》潘鸿海 汪文斌 作

远去的潘鸿海老师

池沙鸿

考，只不过说话容易激动，你不要太在意。因为经常请教，我一直称呼他为“老师”。

1986年12月潘老师调到浙江画院任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我会常去坐坐。1997年他升任院长，我依然常去坐坐。潘老师延续他在出版社的作息习惯，按时下班，但一定会提早上班。潘老师合群，性格开朗，朋友很多，大家都常去坐坐。他的办公室成了画院对外交流的窗口。他说自己一到画院就画画。如果不抓紧，到十点左右就可能会有朋友来坐坐。他可以一边画些不重要的部分一边聊天，但重要的部分，一定要在精神最足的时候动笔。下午三点半左右开始没人来了，又是他最专注的时候，他要赶在天色暗下来以前争取多画一些。

他曾不无调侃地对我说，油画限制太多，中国画好啊，晚上都可以画。后来我才知道他很早就开始晚上在家写字画国画。他会裁一大摞宣纸放在画桌边，写完画完了，再裁一大摞。几年下来，他的国画也颇受公众青睐。

潘老师认为真正的画家应该具有较高的作品产出量，在创作中有一种思想或情感表达的热切感。只有这样才能有更深入的思考，寻求更多的表现手段，才会逼迫自己到生活中去，才有能力不重复自己，不断有新的作品和发展着的艺术面貌。他跟我聊天时说起自己要达到100幅是油画一年30幅左右，国画一年100幅到200幅左右。在上世纪90年代听到这样的数字，我

很有一点吃惊。现在回想，他不仅是热爱画画，也给出了画院画师职业标准的基点。他和浙江画院的老艺术家一样，经常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除了油画展还办水墨画展。潘老师热爱生活，老家上海梅陇，他谈起家乡会特别有精神。河流水田，石桥桑麻，白墙黛瓦，村姑渔船，尤其是所有一切都安静地沐浴阳光的时候。他说在画画时都能听到那地方的声音，他想让人们在画中也能听到。他还对我说起儿时母亲对他的叮嘱：要有一门手艺，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后来在一个人画册的起首，他写下这个叮嘱。

对家乡的情感延伸着。他几乎走遍江浙沪的水乡，甚至到过很多叫不出名字的地方。他画了大量写生，拍摄了无数照片。即便他画了很多青年女性，也都让她们穿上家乡服饰，让她们在画中融入那片充满温情的土地，让浓郁的乡音从笔下自然流淌。细品潘老师留下的大量油画作品，能够感受到他忘我的状态，深情，现实，美好，浪漫。

他谈天时笑眯眯的模样，是始终属于阳光灿烂江南人的。

潘老师主持画院日常工作，与画院上下齐心协力做了不少事情。推出大量画院院展、个展、联展和交流展，在北京、上海、福建、深圳、香港等地办展；画师作品在全国重要展览中亮相；推出一系列为社会服务的公益活动；倡导深入生活采风，感悟，提炼，表现；出版多种画册，提高学术品位；创建全省画院工作会议机制等等，为画院的发展确立了基本模式。

潘鸿海老师远去了，他在我的脑海里总是笑眯眯的。

潘老师与我父亲曾是同事。我父亲上世纪50年代到杭州，是浙江人民出版社最早的美术编辑。1980年，以浙江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室与《工农兵画报》（后改名《富春江画报》）社为基础组建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我父亲在出版发行量最大的年画编辑部工作到退休。潘老师1967年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到《工农兵画报》社工作，后来任编辑部主任，以后又任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画报的专业程度、发行量、社会效益一直是全国美术杂志中出类拔萃的，美术出版社也是全国同行中的佼佼者。

我学画之始从素描、水彩和油画入门，对潘老师一直很崇敬，还临摹过他的作品《丰收年》中的青年女社员头像。他到出版社工作没多久，我们就认识了。我人生第一套连环画发表在《工农兵画报》上。上世纪80年代，我从浙江美院国画系毕业后有几次连环画在画报上发表，水平可能说得过去，所以被潘老师列入重点作者名单，多次参加画报组织的创作会议。他对每位作者了如指掌，甚至能说出我发表几件作品之间的差异，进步点在哪里，应该如何发挥中国线描的长处。他的鼓励和批评都很直接，没有虚词，重点处会强调。有些问题一针见血，不留余地。有一次连环画约稿，我为了让潘老师满意，画了一半就带去他办公室“审核”，请他给出建议。他却笑眯眯地说，你还是按你的想法画，我的意见只是参